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錢通卷十九

明 胡我琨 撰

十之異

天有神地有怪人有冥合此三者然後可以為  
泉雨有時以凝土有時以化魂魄有時以徵異  
故然也聖人欲有所取之取諸異也察其異欲  
其蚤之正也故異曰十

神物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  
在營室中

北落師門西北有十星曰天錢

晉書天文志

其王是漫陀多王頂上而生後為輪王以福力故天雨

寶錢滿國皆富

頂生經

周成王時咸陽雨錢終日而絕

異林

漢世隸川民家雨金銖錢

述異記

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既至地悉為龜兒

同上

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而落其鏃中正其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碩儒

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繇是人皆號之曰朱落鴈

晉史

益州嚴貞觀有通僊井相傳此井與廣漢綿竹君平宅井相通有人淘井得銅錢三徑可二寸因恍惚不安復投井中立愈或云此君平卜卦錢也

趙汴成都記

華亭縣北七十里有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有漁舟艤湖

口忽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婦人直入寺去舟中止遺一履漁人執此履以往索渡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履坐傍百錢在焉遂抵漁人而去

閑牕括異志

世祖于其佳堂內得異錢文為北斗星雙刀雙旗及有

形帶劍

南史齊本記

永明七年齊興太守劉元寶治郡城于塹中獲錢百萬形極大以獻臺以為瑞世祖班賜朝臣以下各有差

南齊

祥瑞志

唐乾符中蜀州刺史李師泰理第于錦浦里北門西與李冰祠隣距宅之北地形漸高崗走西南與祠相接于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大冢甃甃甚固得金錢于甃外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一寸七八分圓而無孔去緣二分有隱起規規內面各科斗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有刀馬督役者以白師泰師泰命并金錢復瘞之

趙汴成都

記

皇朝淳化三年昇州奏二月十五日夜忽有雷聲茅山

鷲口洞宮石開二尺裏面得銅鐵錢三十一文

樂史總  
仙記

黃尋家貧一日大雨天飛錢至其家無數因致富

幽冥  
錄

巴東阮僧水際得青磁碗折花及米其中皆滿以錢及  
金銀置之皆然自是富貴僧年老擲碗江中謂徒弟曰

不欲爾增罪累也

秘閣  
閑談

河州有林氏其先為郡守任罷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  
積其家林氏乃整衣仰天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為禍于

此速止林氏之福也應聲而止收錢鉅萬為富人云

神稽

錄

西魏大統七年正月東魏有雀銜永安錢置渤海王高歡前歡世子澄乃令百爐別鑄此錢鄴中號令公百爐

錢

三國  
典畧

建業有庫子姓邢家貧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其妻竊聚錢埋于地中一夕忽聞有聲如蟲飛自地穿戶而去有觸牆壁墜地者明日視之皆錢其妻乃告埋瘞之處



視皆亡矣。邢後得一自然龜狀如真置庭中石榴樹下或見之曰此寶物也因收置筐篋中自爾稍充足後頗

富矣

稽神錄

慶元二年十二月吳縣金鷲鄉銅錢百萬自飛

宋史

乾元中李輔國奏內飛龍廐鑄銅鍾乃投乾元錢二文于鑪中祈曰如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宄孽殄除則願不消不鑠一陰一陽並見于外及鍾成一如所祈

唐書

密收張錢少年時常有一飛鳥狀若斥鴳銜一青銅錢

墮于張懷袖間張異之常繫錢于衣衿間其後累財巨

萬

玉堂閒話

茅山黃尊師法錄甚高于茅山側修起天尊殿講說教化日有數千人時講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相貌麤黑言辭鄙陋腰插騾鞭如隨商客騾仗者罵道士汝聚衆作何物不向深山學道還敢謾語耶黃尊師不測下講筵遜詞衆人悉懼不敢牴牾良久詞色稍和曰修一殿却用幾錢曰要五十貫曰盡搬破甌釜及雜鐵來

約八九百斤掘地為爐以火銷之探懷中取葫蘆瀉出  
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上銀曰此合得萬餘  
貫修觀計用有餘

逸史

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為撚錢之戲而後一錢輒  
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

避暑漫抄

留錢山在縣西南十六都唐乾符間一夕山上有聲錚  
錚焉及旦視之雨錢滿山以億萬計樹木皆折據郡志  
則云乾符中池錫家雨錢數萬其家畜一鶴日盤旋山

間下于庭除因號其山曰朱頂林曰白鶴云

福州府志勝

### 冥夢

周準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子錢可以借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路蓬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于夫夫曰生車間可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以貧困

搜神記

許至雍妻早亡雍每感嘆悲泣一日忽覺有人行吁嗟

聲良久聞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見遇趙十四毋  
惜三貲六百錢自此常記其言後數年至蘇州將謁吳  
太伯廟遇男巫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遂教其見言語  
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趙生曰可去矣許相隨涕泣曰願  
惠一物可以為記妻泣曰幽冥惟有淚可以傳于人代  
令許雍汗衫懸樹枝掩而大哭而去許取汗衫視之皆  
血痕也

靈異記

趙雋字子奇平陽岳陽人母卒哀毀過制縣令京兆常

伯倫知之給米粟蠲其家雋將葬母貧鬻其子質劑已定其夜夢一人請曰小舍東有錢百萬乃自發之及旦雋自舍東手掘之果得錢符夢數焉

史系

衢州江山毛知錄嘗夢入冥吏引至一處若官府兩廡皆大屋貯錢滿中各以官為標識問之曰此俸祿也毛視其俸吏指一處積鏹五百餘千曰此爾俸也位至丞郡又見傍別積十二千題曰饒州德興某人俸毛後為徽州錄叅值方寇作州倅逃去毛攝倅兩月而賊至遇

害德興某人者後登第授一尉到官一月而卒

劉運使文伯說

陳宜中之先為吏每以利物為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

缶中一錢為一事久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嘗負官錢

在囹圄囑其孫往貸于葛宣義葛居外沙資累鉅萬宿

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夙興未頽徑出徬徨若有

所伺家人呼之不顧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為誰

曰陳某孫又問來故以實對又問所需幾何曰百千如

數付之

癸辛雜識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城  
病死凡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纊之際見二人追去須  
臾入大城門掄兄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當死  
若得錢三千貫即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  
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逕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  
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可再生其夕舉家咸聞  
牕牖間窅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夢掄已  
死求錢三千貫即取紙剪為錢財召巫者焚之掄得之



即與人間錢不殊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

再生記

王導子悅為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甚惡之後掘地得錢百萬一皆藏閉而悅果死

晉書

問曰何故經中為亡人造作黃幡掛于塚塔上者荅曰雖未見經釋然可以義求此五大色中黃色居中用表忠誠盡心修福為引中陰不之惡趣莫生邊國也又黃色像金鬼神冥道將為金用故俗中解祠之時剪白紙

錢鬼得銀錢用剪黃紙錢鬼得金錢用問曰何以得知

答曰冥報記冥祥記具述可知

摺篇

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為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操二三量不借挂屋後楮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亡取之又買李紉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索取之悉如其言

搜神記

唐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其兒女哭號曰公命

未盡我得知之公清苦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  
說同時為相說今約貸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  
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啟陳公曰理  
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  
惡可並哉言訖復絕

獨異  
志

胡秉實武昌人子死而身亦死但心微溫耳後數日甦  
曰將錢來給送者其家問故曰閻王檢簿曰汝某郡別  
駕壽幾何有四子皆晚得今尚未也然汝誤來即命馬

卒送之歸當來時更借與錢期見償書字馬卒手上恐忘之而公從其屋天牕轉至牀頂上躍下取錢勞卒亦償借錢陰司亦貴此阿堵耶

唐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常攘人猫狗食之市人皆嫉之嘗臂鷄獨行見二紫衣人呼曰冥司追汝可即去因探懷中出一牒印文猶濕見其姓名為猫犬四百六十頭訴事和子驚懼棄鷄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矣必為我暫留二鬼相顧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

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翊  
日午為期遽歸作念鑿楮如期備酬焚之自見二紫衣  
人挈錢而去三日和子忽自言曰鬼使受賄事發冥司  
復追我言訖遂死

問羊集

文帝夢磨錢文欲滅而復明周宣占之曰此陛下家事  
時帝欲治弟植逼于太后但加貶爵

魏書

勝業里有司門令史辛察者忽患頭痛而絕心上微暖  
初見有黃衫人就其牀以手相挽而出既而返顧本身

則已殪矣至門外黃衫人踟躕良久謂察曰君未合去  
但致錢二十緡便當相捨察辭以貧黃衫曰紙錢也遂  
相與却入庭際黃衫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  
令遂語求錢于是其家果取紙錢焚之即皆化為銅錢  
黃衫乃求脚直送出城察悟所居之西有傭車者遂與  
黃衫俱詣其門叩之曰有客要載錢至延平門外傭曰  
諾即來裝其錢訖三人相引部領歷城西街時落月鼓  
將動黃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當且止沈氏廟其門閉

叩之曰有少錢未可遽提去請借一隙處暫貯搬置其  
錢于廟西北角又于戶外見有葦蓆數領遂取覆之纔  
畢天色方曉黃衫辭謝而去察與傭者相隨歸不覺形  
神合而蘇曰向者更何事妻具言歷歷如在目前即往  
沈氏廟于廟西北角見一兩片蘆葦其下紙緡存焉

河東

記

裴齡死而復生述冥吏語曰世作錢于都市其錢多為  
地府所收宜呼鑿錢人于家中密室作之畢可以袋盛

當于水際焚之受錢之時若橫風動灰即本鬼得若有風颺灰即為地府及他鬼神所受又鬼神常苦饑燒錢時設少酒飯以兩束草立蓆上鬼神映草而坐即得食

廣異記

郭承嘏嘗寶惜法書一卷每攜隨身初應舉就雜文試文成尚早緘置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歸計無所出來往于棘闌門外見一老吏詢其試事具以寶告吏曰某能換之然其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



萬見酬承嘏許之遂巡齋程試入而書帖出授嘏明日  
攜錢詣興道里詢吏姓氏吏家人出云主父死三日力  
貧未辦周身之具承嘏驚嘆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

以錢贈其家

尚書  
譚錄

潞城縣令周混妻者姓韋名璜乾元中卒月餘忽至其  
家附婢靈語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極榮貴令我為女  
作妝今得臙脂及粉來與諸女因而開手有脂粉並不  
異人間物又云府君家撒帳錢甚大四十鬼不能舉一

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錢大如盞

廣異記

龍朔中豫章人陳導行商于楚夜泊隔舟窺見一人龐眉大鼻如吏在舟撿勘文書導乃邀過船中備酒饌飲經數巡乃問其姓氏答曰某姓司徒名弁又問所主何事弁曰君此行慎勿以楚為意願適他土吾非人乃冥司使者吾往楚行災君亦其人也然君須以錢物計俟吾從楚回君可備緡錢一二萬相貺當免君災導許諾告謝而別是歲果荆楚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孑遺導

自別弁後以憂慮繫懷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託以他事未辦所許錢使者怒乃令從者持書一緘與導導開讀未終而宅內掀然火起未損他室惟燒導

家

集異記

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子祭酒包佶者通于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初五更俊將候佶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賣糕者一吏小囊氈帽頗有垂涎之色俊為買而食之吏喜甚附俊馬曰某

乃冥吏送進士名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之因出俊視  
無名而泣客曰能行少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  
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而可曰陰錢三萬貫將遺牘吏  
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  
師李夷簡名俊欲指之客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  
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乃揩去溫字注俊字客遽  
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詣佶曰今當呈榜之晨冒責  
奉謁佶唯佶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

將赴中書佶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迫于大權難副  
高命佶怒曰君移妄于某蓋以某官間也春官曰如此  
寧得罪于權右耳請同尋榜措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  
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措其下  
李溫曰可矣遂措去溫字注俊字榜既出其日午時俊  
不及赴冥吏之約迫暮將歸道逢此吏泣曰為君所誤  
得杖矣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及到時  
焚之遂不復見

太平  
廣記

謝奉與郭伯猷善忽夢猷與人爭錢因落水死奉為凶具  
忽覺即往猷處說猷曰吾昨夜夢與人爭錢惆悵不語  
落廁而死奉為凶具一如前夢

搜神記

### 符識

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  
僭號于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五銖漢  
家貨也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後漢五行志

莽忌漢而錢文有金乃鑄貨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於

春陵之白水鄉貨泉之文為白水真人也

符瑞志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一餅封鑄甚固破之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為異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

錢表獻之

沈括筆談

安祿山未反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氍毹上有十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

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

史異

瑯琊王溥其先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  
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  
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

主簿

拾遺記

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丈廣八寸中有  
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背有引  
曰寶公嘗為此偈大字書于板帛竊之人欲讀之者必



施數錢乃得讀訖即竊之是時名士陸倕王鈞姚察而  
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歸其銘  
合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秉雞登寶位跨  
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人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  
遇明興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鉉韓載皆不能  
解及李煌歸宋好事者云以丁酉年生辛酉年襲位即  
秉雞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當王師圍  
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潘美營其北是安仁

秉夜燈也其後太平興國三年淮海王錢俶舉國入覲

即東隣也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遇戊寅年也

史異

高宗紹興七年梟鳴于劉豫後苑又羣鳥鳴于內庭如  
曰休也豫惡之募人獲一梟者予錢五千是歲偽齊亡

同上

桓帝初京都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  
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  
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案此皆謂人主好聚斂為貪政也

後漢書  
五行志

姚生某謁九鯉祠問功名成否夢仙人書八字曰斗米  
三錢夜門不閉圓者曰斗米三錢不貴也夜門不閉無  
關也君此夢蓋賤而無官也耶後果然

鯉湖  
定本

錢通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錢通卷二十

明 胡我琨 撰

怪誕

南方有蟲名蜎蠋如蟬而狀稍大其味辛美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雖潛取其母必知處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自

還

搜神記

漢武帝昇望月臺時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  
于臺下帝悅之至夕鴨宿于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  
之膏以為燈焉取靈漚布為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  
不入青鴨化為三小童皆着青綺文縐各握鯨文大錢  
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洞冥記

吉水七里市有王羊者以屠宰為活端平年間有相識  
常早獨行出未至王居二三里稍荒涼相傳有祟其人  
心偶疑畏忽有人呼之同行曰吾倦與爾更迭馳負如

何其人曰善我先馳爾至某處爾又馳我至某處及至某處天微白髣髴見其手上有毛摩之果毛也其人求下不許遂馳之不置將近王居謹執其手置于地迺一羊也其人解條繫之執至王居扣門語王曰吾負官錢僅有一羊欲賣四千如何王提羊估度曰止直三千其人曰但吾欲急用幸以見錢酬我王提三千授之其人并留條繫羊語王曰羊稍踴躍謹固勿失遂攜錢之邑及歸過王惟條存焉人遂名為王羊云

異聞  
總錄

右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為炭境內數百家皆

失金寶

西陽  
襟祖

荆之清

一曰  
溝

水宛

一曰  
穴

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浴此

水忽然所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

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

牽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

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于時沈敬

一作  
敬

守南陽求得車腳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

所終往

諾平  
記

貞觀中岑文本下朝多于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忽覺  
有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持此叅奉  
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  
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帔履衣服輕細  
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  
漢朝而果成本生于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為吳王進



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嘗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繇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沫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于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

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  
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  
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談  
論移時後令人偕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于  
院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  
中了無餘物惟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  
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  
服亦錢之文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

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博異志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為怪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

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

大動行如故

幻異志

南陽定宗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為誰伯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為侶向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鬼惟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為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定宗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搜神記

廣陵有賈人以栢木造牀几什器百餘事製作甚精其

費已二十萬往建康鬻之晚至瓜步遇風泊山下頃之  
有巨舟其中空唯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側賈人疑其  
為盜也將伺夜而劫我乃相與登岸入深林避之俄而  
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岝上則星月了然食頃雨止雲散  
見巨舟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栢木什器都不復  
見餘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  
價賈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  
置之而去問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

米元章知無為軍喜神怪每雨暘致禱則設宴席於城  
隍祠東向坐神像之側舉酒若相獻酬往往獲應每得  
時新茶菓之屬輒分以饋神令典客聲喏傳言以致之  
間有得緡錢於香案之側若神以勞送者嘗晨興呼譙  
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惶恐言中夜有巨白  
蛇纏遶其鼓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  
皆疑其蟒精至今父老猶傳道之

癸車志

晉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

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宋書

五行志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唐宣宗召入禁中以桐竹葉滿手

接成錢

令狐澄大中遺事

軒轅先生取榆莢肉於袖良久寫之皆為小錢遂治飲

之

睢陽子  
賓仙傳

成都高僧誦法華經有功忽一山僕至寺言先生來晨

請師誦經在藥市奉候至則煙嵐中橫一跨溪山閣乃  
其居也僕曰先生請師且誦經誦至寶塔品先生野服  
杖藜嘿揖藝香聽罷遂入不復出齋以藤盤竹箸秣飯  
一盂杞菊數甌食訖施襯一鍰僕送出口中途問僕  
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于僧掌中書思邈二字  
僧大駭欲再往僕遽失之視襯資乃金錢一百皆良金  
也中五六金一半尚鉄

湘山野錄

壬子歲林城雙塔有回風卷錢經市而過市人隨攫其



錢以衣襟貯之歸視與錢無異而十七七八

徐鉉稽神錄

壽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十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數十而已

同上

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科增郡縣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有楊秀才妻劉氏獨與子居而家饒于財乃以十萬緡代下戶之輸縣令欣然輦運庫藏為空翌日視之庫中之錢復滿每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

有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密令往青州  
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劉氏請歸錢于麻麻以為天授  
辭焉劉氏乃悉散施之其後家益富云

春渚  
紀聞

五代表象先子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以為  
奸勸其散以穰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者求其類耳  
宜益以錢聞者以為笑

本  
傳

宋之末姑蘇賣餅王家檢所需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  
粥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

塚而滅遂白之官啓塚見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

閒居錄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尅山石為室下有奉神祠者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有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者何欲既言便其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投神記

寶歷二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李德裕奏曰臣

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二三十家都顧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疾其水斛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

黎叱

唐舊

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于江南刺史馬植坐上能以徧

身摸出青銅錢投井中呼之即出

沈玠續仙傳

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獲上令張網空中得數百遲明視之乃庫中金錢也故詩曰何處金錢與玉錢化為蝴蝶夜翩翩後人榆莢稱錢謂似錢耳然亦有本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丘市易化為金錢

酉陽

襍俎

周奉常歷城人談其鄉前輩有王牧者少得道術王化

時鄉人有自京師歸者道逢輿馬騶從鼓吹趨避之王從輿中遙識曰某人也人曰是公耶王曰某被召不得辭寄語吾子有書數卷藏某處可取視能讀讀之不能讀即棄去無留也此至其家問則知王以是日化子如言取書視之皆白紙遂棄去王居官貧嘗呼子慰之曰吾有他藏今令汝見因指地一處令掘至四五尺見白金一窖急掩之又指一處掘有錢纍纍曰此吾所積遺爾者姑種樹識之王即化子從樹下掘地索銀錢無有

也

閻然  
錄最

宣城郡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蟹鬻于吳越間  
唐天寶十三年春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  
浦會天暮泊舟時李暉往浦畔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  
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驚而視之見一  
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人聲而呼佛號俄而舫中萬魚  
俱跳躍呼佛成大恐盡投羣魚江中有頃暉至成以告  
暉怒其妖妄唾罵良久成無以白即以衣資酬其直餘

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岸明日遷舫中忽重不可舉  
視之得緡十五十題云歸汝魚直成奇之是日于瓜洲  
飯僧併以施焉

問羊  
集

唐開元時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南遊江淮客遊憊甚  
徘徊揚州久之同亭有謝二者矜其失意謂曰毋自苦  
欲北歸當有三百錢相奉及別曰我家在魏王池東至  
池叩大柳樹付家人書便取錢也士人如其言忽見朱  
門白壁有婢引入見姥果付錢三百千及出家已見錢



在所悉是官家排斗錢而色小壞士人疑其怪因以告  
官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龜窟恐是有敕  
使擊射之募崑崙數十人悉持刀鎗入窟得大小數十  
頭其一大如連牀皆殺之得錢帛數千事後五年士人  
選江南尉至揚州市忽見謝二怒曰于君不薄何乃相  
負老姥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而去士人發行  
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沒

問羊集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飢穀價騰貴民有殍于溝塍者

至蠶月桑多為蟲食葉一片直一鍰新安縣慈村民黃公直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與妻謀曰歟儉若此家無見儲竭力此蠶未知得失莫若棄蠶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糧則接麥矣豈不勝餒死乎妻曰善乃攜鋪坎地卷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詣市鬻之得三千文市羶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灑地詰之答曰適賣桑得錢市羶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之發囊惟有人左臂若新支解者羣吏乃縛送

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王公凝鞠之具款實不殺人  
特請簡驗尹判差所屬監往就檢既至村先責鄰保狀  
皆稱黃公直埋蠶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發坑  
中惟有箔裹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  
合詣府白尹尹曰黃公直雖無殺人之事且有坑蠶之  
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  
剿絕與殺人不殊當寘嚴刑以絕凶醜遂命于市杖殺  
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鐸求治其  
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  
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  
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  
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  
所畫馬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馬醫所獲  
錢用歷數主乃變泥錢

酉陽  
雜俎

北齊武成時安陽縣有黃家者住古城南其先累世巨

富有巫師占君家財物欲出好自防守其家每夜使人分守夜有一隊人盡着黃衣乘馬從北門出一隊白衣人乘馬從西門出一隊青衣人乘馬從東園門出悉借問趙虞家此去近遠當時並忘去後醒覺撫心懊悔不可復追所出黃白青者皆金銀錢貨

廣五行記

王氏紀聞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見山穴開錢盈其中田父入穴負十千而歸再往迷失道逢一人謂曰汝牛值幾何曰十千人曰汝牛

為山神所得已償爾價何為復尋言訖忽不見田父悟  
乃歸

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解未  
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  
言四百萬錢于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及秉等  
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

史異

宋高宗紹興初朱勝非出守江州過梁山龍入其舟纔  
長數寸赤背綠腹白尾黑爪甲目有光行都梁橋旌忠

廟三蛇出沒庭廡大者盈尺方鱗金色首脊有金錢過

霽或變數百十蕉卉間廟徙而蛇孽亦絕

同上

葛仙翁傳翁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翁于井上以器呼錢錢從井中起一一飛入翁器中

兗州王鑑性剛鷺無所憚常凌侮鬼神開元中乘醉往莊行十里已來會日暮長林下見一婦人問鑑所往請寄一襪而忽不見乃開襪視之皆紙錢枯骨之類

靈異錄

李淳風常奏曰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酒

宜令候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羅門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市酒肆登樓命取酒一石持碗飲之須臾酒盡復添一石使者登樓宣敕曰今請師等至宮胡僧相顧而笑曰此李淳小兒言我也飲畢下樓回顧已失初僧飲酒未入其直及收具于坐下得錢二十國史異纂晉元帝時有老母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暮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人或異之執而繫之於獄夜擎所賣茗器自牖飛去

廣陵耆舊傳



韋恕女及笄未嫁六合縣園叟張老求婚恕難曰今日納錢五百緡則可許諾項之錢至既娶負饘穢地自若

續仙

傳

董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輒得金玉寶翫後魏邢巒掘得丹砂及錢銘曰董太師之物後夢董見索巒恡不還經年無病而卒

河南府志勝

明崇儼有奇術唐高宗召見盛夏思雪項取以進云取于陰山又憶瓜索百錢項以瓜獻曰得之維氏老人間

召問老人云失一瓜得百錢

續仙傳

宋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詣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贍力足以賑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十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一錢不可得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

盛以小缶取其污攪雜攜往林麓禹步誦咒環繞數匝  
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為妖而不知事所  
起巫還店甚喜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惶  
惶憂窘問其故曰為一巫所困今酒甕成列盡作糞臭  
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跡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  
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  
半日許臭止又言凡為此法以敗五穀者若用糞穢罪  
甚大若家宜齋戒當奉為拜章上懇其家方念恚迫切

趣營醮筵道士伏庭下踰數刻始起曰玉帝有敕百日

內加彼以業疾

轉因錄

陶穀字秀實唐彥謙遜避石晉諱改陶自號金鑾否人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換眼吏附耳求錢十萬安第一眼五萬安第二眼穀不應吏乃安第三眼既覺眼色深碧道士陳紫楊相之曰貴人骨氣可惜一雙鬼眼竟不至

大位

堯山堂外紀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

王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日收錢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飢凍者唯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于屋上日入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長房樓上見之

神仙傳

熙寧中有班中一大技姓李忘其名嘗監牧馬于陳留雍丘之間野中有叢祠俗傳以為周襄王公主墓李因取紙錢就墓拜焚之紙錢不化因忽昏仆地不知人久

之甦謂其徒曰屬公主召我又歎曰乃爾富貴因不復語雖問亦不答牧事已歸家即與其妻異寢後寢疾元豐中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又云備馬云當從駕其父問從何駕也答曰皇太后駕也既被衣冠良久遂卒乃慈聖太后崩日也

張太史明道雜紀

### 時變

唐昭宗天復元年帝在鳳翔為梁軍所圍逾年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

斗直錢七十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天子于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

以供御遂與梁和

史異

漢獻帝興平元年大旱自四月至七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

同上

唐德宗貞元元年春大飢東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錢死

者相枕

同上

唐僖宗光啓二年二月荆襄大飢米斗三千錢人相食

三年揚州大飢米斗萬錢

同上

第五琦為相又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與三品錢並行法既屢易物價騰踊斗米直七十餓死者滿道

同上

宋高宗建炎元年汴京大飢米升錢三百一鼠直數百

錢人食水藻椿葉道殣骸無餘胔

史異

寧宗嘉定二年春兩淮荆襄建康府大飢米斗錢數千



人食草木淮民刳道殣食盡發瘞皆繼之人相搯噬流

于揚州者數千家渡江者聚建康殍死者八九十人

同上

嘉定八年夏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行都斛水

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渴死者甚衆

同上

臣聞熙寧中蘇杭等州莩死者凡八十萬邇者年飢更

倍熙寧乞賜上供錢應副

大蘇奏議

唐開元後米斗錢七千

食貨志

晉雍梁州疫大旱隕霜殺秋稼關中飢米斛萬錢詔骨

肉相賣者不禁

會編

關中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幸東都韋后家本不樂東遷使巫覡以不利東

行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耶乃止

唐史

獻帝在長安穀貴豆一斛二十餘萬

後漢書

漢興平元年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大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飢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于御前作糜得二斛乃杖汶五十于是

悉得全濟

會編

宋東方諸郡部連歲旱飢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飢死者十六七是歲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同上

侯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又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

者什五六

六朝史

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

同上

東都霖雨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永淳元年關中飢饉米斗三百

永泰元年旱米斗千錢

秋七月京畿飢米斗千錢

三月河北旱米斗千錢

以上俱會編

女真河東陝西大飢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

金史

十月曹操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

民夫運米塞下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

大學

行義  
補

頻年蝗旱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之咸平

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數至盜起識者謂天之

亡金其在茲乎

虞允文論  
拒馬法

侯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升七八萬

錢人相食

左編

史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  
已固築城濬隍三周決安陽水灌城中棧而處糧盡  
易口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十屑松飼馬墮墻  
取麥秸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  
將于是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

同上

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玟以涇岐麟  
夏兵八萬營興平黃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能勝

鄭畋將竇玫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士賊震懼於是畿民  
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官軍  
皆執山柵百姓鬻于賊以為糧人獲數十萬錢

同上

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  
南二縣本紀曰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比歲登稔百  
姓殷富粟斛三十錢牛羊被野

漢史

高歡命諸州濱河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旋備飢  
饉又于傍海煮鹽軍國粗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

民甚苦之秦令悉以四十尺為匹至是東方連歲大稔

穀斛至九錢山東民稍復蘇息矣

會編

南梁高帝天監四年冬大有年米斛三十錢

六朝史

貞觀元年關中飢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

斗不過三四錢

唐史

洛中粟米斗兩錢半秬米斗十一錢隋開皇中戶八百

七十萬今三百八十萬

會編

唐元和冬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同上



錢通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二十一至  
四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黃鏞

欽定四庫全書

錢通卷二十一

明 胡我琨 撰

十一之弊

錢之有利而無弊分砥之失其砥則為壅為濫  
竊者乘焉烏乎砥無吝以自壅無奢以自濫上  
下一無渝志斯惟以美利利天下矣以美利在  
天下即小逋必有鑒矧之行吾私乎故十一曰

弊

壅滯

哲宗元祐六年申錢幣關出之禁立銅錢出界徒流編配首從之法言者謂自熙寧七年削除錢禁以此邊闕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是中國貨寶與四夷共用之也

元祐十二年敕自今文武官僚不問品秩高下並公郡縣主中使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

不得過五十貫如有過此許從敕出後限一月市利物  
收貯如限內未了更請限亦不得過兩月限滿違犯者  
白身人處死有官人等聞奏科貶其贖貯錢納官五分  
取一充賞時京師里閭區肆所積多方鎮錢如王鶚韓  
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于是競買地屋以變其  
錢而高貲大賈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為名府縣不能究  
治竟不行

文獻  
通考

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

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强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授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資更鈔已

輸錢悉乾沒于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  
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  
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上怒奪繹

官

宋史

王莽作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  
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錢一十

顏師古曰  
么小也

次八分

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  
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

其文文質周郭倣漢五銖錢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有敢挾者為惑民投諸四裔以御魑魅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于市道抵罪者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

前漢食貨志

孟昶聞世宗下秦鳳愈不自安多積芻粟以鐵為錢禁民私用鐵而自鬻器用以專利民甚苦之

曾鞏五朝隆平集

董卓悉椎破銅人鐘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



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鑪于是貨輕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後錢貨不行

魏志

### 偽竊

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北方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畧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

困于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于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北方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予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

東觀  
奏紀

公孫賀為丞相其子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十九百萬貫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上許之且索一豪民亭長之責

至煩丞相親捕主守盜賊至于千九百萬貫以捕一匹  
夫便得贖漢網可謂闊疎矣至武帝以後則不然也

雲麓

設抄

帝志復河隴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為軍  
以根本隴右帝從之築古渭為安遠軍以王韶知軍事  
知秦州郭達奏韶盜貸市易錢王安石以為不足按徙

達涇州

會編

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

丘知尚書省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十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丘稱疾請罷從之

會編

上之在華州商賈輻湊韓建重征之得錢九百萬緡至是朱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等列狀請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

同上

羅烏雀于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于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烏雀即痛毆之出

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于酒肆賣者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賣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同上

安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襦襦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

同上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其餘以是

為差以圖簿未定未受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

諸侯皆困乏

同上

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為宜恢國如周公至是王  
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如崇言章下有司  
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邵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  
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  
之賜公太夫人號功顯君封子男二人為侯加后聘合  
為一萬萬以明大禮莽稽首辭讓不聽及起視事止減

邵陵黃郵新野之田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  
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媚事誑耀太后下至旁  
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知太后厭居深宮中  
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賜民錢  
帛牛酒歲以為常王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  
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忤而  
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于是孔光  
愈恐固稱疾辭位詔太師毋朝十日一入省中置几杖

賜餐物官屬按職如故

同上

劉仁恭令燕人用董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

五代史

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

京下怨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檜呼一鑷工擲髮以五十當二錢攜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鑷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耳檜在相位頗指上下無



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乏見鏹市廛大闕府尹以聞檜笑  
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  
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  
翌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者盡出宿  
鏹市金粟物價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  
矣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  
乘飲興即自稱俠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

一物流血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始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為狗為雞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緡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

既駕杳無踪跡張慮以囊首彰露且非已為客既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矣因方悟之而歎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俠之氣自此而喪矣

桂苑  
叢談

嘉熙七年秘閣校理蔡抗為廣東轉運使先是岑水銅冶大廢官市諸民止給空文積逋鉅萬姦民無所取資羣聚私鑄與江西鹽盜合郡縣患之督捕甚急抗曰採銅皆惰游之民銅悉入官不畀其直非私鑄衣食安所

給又從而誅之是豈但民犯法也因命銅入門給直民

盡樂輸私鑄遂絕

長編

劉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襖被擒左右請  
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繇是衆皆畏

服

經濟編

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悖慢不恭武元衡  
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  
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

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侍郎許孟容  
言于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帝乃下  
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  
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于是  
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  
張晏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  
使呂元膺執淄青都邸賊門察訾嘉珍二人自言始謀  
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

誅之

左編

史思明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為懷王號范陽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為郡

鑄順天得一錢

同上

宋李全往青州取東平不克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

同上

全使人說時青附已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

恩徧麾下晞稷宴青金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  
軍七百從官攜鉄錢券人五千錢全攜銅錢三倍許攜  
南貨免稅于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

八百人繼之

同上

唐主景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  
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覩中國之志及淮甸入于  
周浸以衰弱宋平揚州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  
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

者

會編

楚漢春秋曰項梁陰養死士九十人參木者所欲計謀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也

前漢吳王濞傳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

前漢鄧通傳曰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景帝立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

後漢書公孫述傳曰述廢銅錢置鉄官以鑄錢袁宏後



漢紀曰初平元年六月董卓壞洛陽城中鍾虞鑄以為錢錢不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肉郭不可把持于是貨輕物貴穀一斛至數百萬洪遵曰余按後漢書魏志張璠後漢紀英雄記皆載卓鑄小錢獨袁有五銖之說未詳

晉書食貨志曰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李孝美曰按此錢雖未之見而李賀集有殘絲曲云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竊謂自古詩人比興其則

不遠得非此錢大小與漢興所鑄如榆莢者不多較耶  
晉書張軌傳曰太府叅軍索輔言古以金貝皮幣為貨  
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太始中河  
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  
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  
宜復用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  
遂大行人賴其利

丘悅三國典畧曰王則除洛州刺史舊太原佛像毀以

鑄錢世號河陽錢

唐書食貨志曰史思明據東都鑄得壹元寶錢以一當  
開元通寶之百

唐書食貨志曰史思明惡得壹非長久之兆改其文曰  
順天元寶

曾鞏五朝隆平集蜀孟昶聞世宗下秦鳳愈不自安多  
積芻粟以鉄為錢禁民私用鉄而自鬻器用以專利民  
甚苦之

董道曰馬殷據湖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鑄天策府寶  
洪遵曰余按此錢文曰天策府寶徑寸七分重三十銖  
二系銅質輝重字文明坦史氏失其傳張董之說當有  
所憑也

十國紀年吳越史曰周顯德四年正月忠懿王俶始議  
鑄錢而洪遵曰余按十國紀年云晉開運三年忠獻王  
弘佐嘗議鑄鉄錢衙內都虞侯弘億上疏以為不可王  
從之至忠懿王復議鑄錢則是錢制行矣

十國年紀閩史曰王審知為閩王梁貞明元年汀州寧化縣出鉛置鉛場二年鑄鉛錢與銅錢並行

陶岳貨泉錄曰王審知鑄大鉄錢闊寸餘甚麤重亦以開元通寶為文仍以五百文為貫俗謂之銚及錢與鉛錢並行

五代史閩世家曰王延義立改元永隆鑄大鉄錢以一當十又十國紀年閩史曰王延義永隆四年八月鑄永隆通寶大鉄錢一當鉛錢百

十國紀年閩史曰王延政天德二年鑄天德通寶大鉄錢一當百

貪黷

庾炳之字仲文領選頗通貨賄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有人送張紉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又不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

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在尚書中令奴沽酈酒  
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宋書止云仲文

天中記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  
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  
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  
令便與我賣卻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萬又問竹  
筍一錢幾莖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  
謂里正曰吾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一莖十

錢遂成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俞載

張崇帥廬州好為不法士庶若之常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復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埒鬚相慶崇歸又徵埒鬚錢嘗因燕次一伶人假為死者被譴當作水族陰吏請于主者主者判云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崇因大慙

南唐近事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



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

糞非嘉名也乃止

曾編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贓三千餘緡  
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  
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  
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  
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官

同上

潘美尹崇琦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主憐然莫

以為慮至是始懼之以廷瑁為招討使屯沅口朝廷既克郴得南漢內侍餘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探珠所居宮殿以珠玕瑁飾之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同上

金人欲謀南侵迺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先安部族但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於燕時方建宮室于汴修城郭于燕其財用皆賦于民民不能堪箭羽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宋史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  
妹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為繼室有田令  
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負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  
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  
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令遵興殖乃聚族合  
謀請以令遵姓劉為方遇繼嗣即令嚮券人安美為親  
族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  
令遵時先邀每月供利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

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之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  
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  
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過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  
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  
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地彌縫侍御史趙都  
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  
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  
皆棄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

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

北夢瑣言

唐中宗委政皇后韋氏安樂長寧公主及韋后妹邕國夫人上官婕妤尚容柴氏女巫第五英兒皆依勢用事賣官鬻爵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上官婕妤等皆有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咸出其門交通賄賂以求進達

彙苑

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拜之日天子臨軒顧謂左

右曰恨不少靳可至千萬焉

九州春秋

帝令左右賣公卿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問子鈞曰議者以為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議者嫌其銅臭

崔烈傳

王大同太尉嗣宗知西京年踰耳順有一郎監當亦年老以吏事被責大同忘已之年遽云年已老何不休官

做甚徐悟顧洛陽知縣蕭秘丞云我只要料錢養家

江鄰

錢雜

志

王界為刑部尚書性貪恠不常在公乃嚮公解菜園收

其價錢以自潤甚為時論所醜

唐書

曹武為右衛將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十萬皆厚輸

大郭

齊書

馬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自討賊怯于戰

功宜加切敕後定果下獄

東觀漢記

五代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蘇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

驥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

其先世玉帶永吉以無為辭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

數千緡責永吉償之竟不與州

辛漢臣傳



元誕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齊州一家未得三斗錢何言貪也

後魏書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有一騾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十不賣市人報價云十四千愔曰四千太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匹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工之直

朝野僉載

洛中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于琉璃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士子迫于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一觀僧出瓶授與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于外士子曰與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甚遂贈二百緡乃服已豆瀉下僧取濯而收之

尚書故事

唐扶為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節不立及卒奴婢爭財

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

山堂肆考

前蜀王衍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

闕必數人並爭而錢多者得之

同上

晉武帝問劉毅朕方漢何帝曰桓靈帝曰若是其甚乎  
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  
五代史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八  
十為伯章每出錢伯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為官省錢  
者自章始然今官府于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  
有奇則愈削于章矣

鶴林  
玉露

錢通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錢通卷二十二

明 胡我琨 撰

科斂

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忻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謂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勲臣詔許之在禮于是命吏籍管內

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于家號曰拔釘錢莫不  
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

歲獲錢百萬

五代  
史補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調猶不  
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嗟怨

會  
編

宇文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  
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攜然後處決上  
將大攘四夷急于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

進入宮繇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僚議之公卿畏之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

幾出華州刺史

同上

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繇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

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  
會有飛狀告融贓賄隱沒官錢事坐流嚴州道卒然是  
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同上

王守恩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抒廁  
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  
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賀客得銀數錠而返郭威自河  
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  
文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于府



矣守恩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逐出府矣朝廷不之問

同上

孔謙貸民錢使以錢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知汴州盧質言梁趙岩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

不報

同上

王曦召泉州刺史王繼業還賜死殺其子于泉州自是宗族勲舊相識被誅人不自保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于國計使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匡範增筭

商賈數倍未幾不能足貨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  
悸而卒以黃紹頗代之紹頗請令欲仕者輸錢以資望  
高下及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同上

時睦寇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  
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  
且魚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  
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  
撫房專治邊事不闕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

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

宋史

初收經制錢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遘創議取經

制錢至是收之

同上

命陳遘經制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餽餉遘以財用不給創義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

之害

同上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涖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

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郡牧司領內外坊  
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壑錢頗多以

充公用

歸田錄

今之民間所納夏秋二稅蓋唐大中間取一年諸色科  
斂最重者定為二稅則諸色科斂已在其間後唐天成  
三年七月十三日敕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  
今年七月後于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  
任造麴酒貨賣則是再增酒麴錢矣又置坊戶以三年

為限限滿必增錢實封投狀百日限滿折封給價高人  
上戶增價攘奪洎其久也課高難辦又創立戶酒之說  
將一坊酒額盡均苗頭上舊坊戶既有醞具上戶亦有  
力造酒酤賣五等下戶自令出錢數且零細家至戶到  
貽害良農自合浙東湖北皆有斯解悉緣達官慕愛民  
之虛名忘久遠之利病為無窮之害予向在漢東偶有  
此為舉力爭得免故書以告來者

雲麓漫抄

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每有詔

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頗受饋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李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賜于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是乏勞軍錢崇韜言于唐主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

內府之財以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  
可令租庸輦取于是軍士皆怨恨有離心矣

會編

國朝以來京都雖有國子監為講學之地然生徒不上  
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學者遇秋試詔下則四方多士  
競投牒于學干試求薦罷則引去無肯留者初試補監  
生但無大謬無不收采生員得牒以歸則自稱廣文館  
進士監出一牒生員輸緡二千餘目為光監利為公解  
之用直講置員但躡為資地希遷榮耳

儒林  
公議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  
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公稅畝而蜚災自生哀  
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  
捐捨聖戒自蹈無王之法哉

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門三日後  
主司堅辭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國司所繇先叅狀元後  
更叅衆郎君訖俄有小勾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雙  
東隻西其亂者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貫文鋪



底錢每人三十貫丈

據言

唐殷侑徙天平節度使以餉軍有贏當上送官乃裁經費歲月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御史大夫溫造劾侑擅斂民為無名之獻詔以度承宣代之

山堂肆考

### 賄賂

太尉劉虞讓位于羊續靈帝時為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而續不輸以此不登三公

鄭愔為吏部掌銓選務貪賄有選人以百錢系鞋帶愔

問之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面議而惜不耻

革韋說奏事唐主前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  
革父子獨受實錢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賂除近官  
中旨以蕭希甫為諫議大夫革說覆奏希甫恨之上疏  
言革說不忠前朝并誣革他罪制罷革說擢希甫為散

騎常侍

會編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有差通鑑曰從三

公之請也

同上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穎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亦先輸貨財崔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傳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而聲譽頓衰

同上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耶即日除劉杞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

同上

上左右受王鏐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鏐兼平章事李藩

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鏐既無忠勲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鏐有吏才工于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鏐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二十萬緡上復加鏐平章事李絳諫曰鏐在太原雖頗著績然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

同上

陳少游為吏強敏而好賄善結豪貴以是得進除桂管

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游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于元載子仲武内外引薦遂改宣歙

同上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有冤曲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日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懼之明日復見一帖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日案上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

子弟承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禍不得不受也

楊釗者貴妃從祖兄也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采訪吏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厄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于京師贖蜀貨值萬緡釗大悅過望至長安見

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于是諸楊譽兼瓊

得出入禁中

會編

冒濫

賀子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

漢史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梁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耶常

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耶洵洵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會編

蜀孟昶廣政三年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艷娘有姿色

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蜀史  
檮杌

和凝罷加樞密使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功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



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向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  
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譚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  
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歎望士卒解體陛下  
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馮玉每善承迎益有寵有疾在家  
晉主謂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玉乘勢  
弄權賂遺輻湊朝政益壞

會編

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  
趙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

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宋史

上使善相相鄧通當貧饑死文帝于是賜通蜀嚴道銅

山得自鑄錢

史記

何定使諸將各上御犬二犬直緡數十匹綴直錢一

萬以捕兔供厨吳主以為忠賜爵列侯

會編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

銀絹萬匹兩錢十萬緡千緡

程史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泊衣冠敝服繼縷常巡成都市鄧

見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  
為其言語悲嘶形容顛顛居于蚤遷橋側後有勢家于  
所居旁起園亭欲廣其池館遂強買之及徙則見兩間  
大屋皆滿貯散錢計數千萬鄰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  
槩呼求事官人為乞措大

朝野  
僉載

唐王起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為童婢所  
盜貧不能自存帝詔曰益仙韶院錢議者謂與玩臣分

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遜

山堂  
肆考

東漢桓帝時李燮為河南尹時皆以貨賂為官朝廷有詔復橫發錢三億萬以實西園燮上書諫止之按此李

燮固之子

同上

它日楊貴妃以譴還銛第比中昃上尚不御食答怒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還下鑰安興坊門馳入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撫慰良渥明日諸姨上食樂作驟賜左右不可貲繇是愈見寵賜

諸姨錢歲百萬為脂粉費銛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它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瓌侈相誇詡土木工食不息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于道五家如

一 亘史  
外紀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間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

無如之何

宋史

順帝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

經濟篇

奢侈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為言而平帝納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百萬莽深辭受四十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桓帝納梁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二萬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絕如此

野客叢譚

何劭字敬祖日供口食計二萬錢而兼四方珍味雖三

公帝厨之膳不及之也

獨異志

睿宗于京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望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帨皆至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鈔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婢子亦稱是于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

有之

朝野僉載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二萬雜珠玉寶貝



雄黃硃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獨異志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玉釵涯  
曰子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歸  
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  
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其可久乎其善終乎

南部新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

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世說新語

任愷字元褒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

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

晉書

韋陟逍遙公性奢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侔于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烏羽擇米每食視厨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常以五米牒為書記使侍婢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

本傳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為軒檻以硃碇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于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為王家

富窟

天寶遺事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口得一飫餐而視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林

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于下再拜  
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媒語上下為大  
閑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祕籙朝士  
嗜進者亦靡然趨之焉

宋史

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  
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  
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  
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

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  
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又以五采金屑飛空  
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金史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  
以板為簷上以方磚甃之然後布瓦至今宅壯塗壁以  
麻搗土世俗遂謂塗壁麻為麻搗

夢溪筆談

趙巖自以有功于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  
相自奉甚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

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

五代

史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之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窓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會編

僖宗好鬪鵝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五

十萬錢

四令  
致傳

唐馬璘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及璘卒喪歸都人爭入其第觀之假稱故吏赴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

會編

梁曹景宗韋叡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綱目

鍾會字士季元常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會嘗詐為

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劍會兄弟以千萬造宅未  
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終身  
不入勗書亦會之類也

筆陣圖

唐王無尋好博戲善鷹鷄文皇微時與無尋蒲戲爭彩  
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尋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  
鷄子于市賣之索錢二十千尋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  
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尋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

賞之

朝野  
僉載



高陽王雍居止第宅匹于帝宮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  
珠耀日羅衣從風日食必數萬錢為限陳留侯李崇謂  
人曰高陽一日敵我千日

洛陽伽  
藍記

霍定與友生游曲江以千金求人竊貴侯亭榭中蘭花  
挿帽兼自持往羅綺叢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

曲江  
春宴

錄

晉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駿嘗瑩其  
蹄角濟請以錢十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濟一發破的因

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世說新語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

榮咨道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

偶記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會之費

至十萬緡准今銀數當作十萬兩也亦太甚矣

筆塵

南史宋明帝建湘宮寺在青溪橋北費極奢侈虞愿曰

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帖婦錢佛若有知當極慈悲

帝不省

應天府志勝

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鉄一百三十餘萬斤錢二萬七千貫于定鼎門内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張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鉄山銅龍負戴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為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

紀惟宰相李嶠詩冠絕當時

大唐新語

鄙吝

王戎性嗜利聚錢不知紀極田園水碓周徧天下每自  
執牙籌曉夜算計而吝嗇不自奉養人以為膏肓之疾  
女適裴顧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  
覺遽還之懼遂如初從子將婚戎遺以一單衣婚訖輒  
更責取家有好李恐人得種恒鑽其核子萬有美名少  
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晉書  
列傳

和嶠字長興家財產豐富擬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  
譏于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晉書

秦揚安攻晉陽久未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將軍張  
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遂入晉陽  
評屯潞川猛進兵相與持評為人貪鄙郭固山泉驚樵  
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  
評真奴才雖有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乃遣將  
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  
鄴中暉懼讓評曰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于貧若  
國家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乎乃命以錢帛散之軍

士

有周師厚者為荆湖北路提舉常平水利是時初定募役之法師厚書成上于司農其間曰散從官逐月傭錢

三貫文如遇差作市買即每月添錢一貫文

東軒筆錄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肅蔡州日掠房緣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嘗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嘗在

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

江鄰幾雜志

曹虎為右衛將軍晚節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

千萬使女食醬菜無重穀

南齊書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鄙嗇聚斂無厭而不自用  
或人從之求乞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  
步輒減比至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曰  
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効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  
官貨財克于內帑矣

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棋敗輒手亂其局懼所  
賄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惟有白金千錠為他

人所有

續世說

有和長興者巨萬藏家貫朽反磨鱗次螭縮陳陳腥澁

死而有知是謂錢鬼

孫權文

王鶚累任大鎮財貨成績有舊客諭以積而能散之義

後數日復見鶚鶚曰前所見戒誠如公言已大散矣客

請問其名鶚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婚各與千貫矣

國史補

逋負

劉翺舟行見赴水者詢其故云欠錢六十貫追捕無可



還公曰錢易得人命難得悉貸錢還之得活

春氣錄

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令尹喜命應得道乃停關  
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貸于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  
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迺倩  
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  
老子二百餘年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計以女嫁甲甲  
見女美尤善遂通詞于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  
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貸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

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語汝  
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不能忍乃使甲  
張口向地其太生真符立出于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  
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生甲乃為甲叩頭  
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符授之甲立更生  
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遺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

長生之事授喜

神仙傳

錢通卷二十二